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二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氏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

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寛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

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
諸將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
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
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
軍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為
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
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
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

滅之還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强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

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
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
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
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
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
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肉脉起成字
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
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

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黒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獪胡獪胡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

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為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鑠之法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叅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没酒藏者相繼矣諸

國憚光威名貢欵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
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
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
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
將軍西域校尉道絶不通光既平龜兹有留焉之志時
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
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
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

西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説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説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説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别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遣彭晃杜

進姜飛等為前鋒擊胥大敗之胥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為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鸇陰以應

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叅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秃髪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鋭逼之非利

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朞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先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先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筭耳先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僞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

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羣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忝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睠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

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寛簡之政其將徐炅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炅炅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

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先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顗斬關納先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索嘏爲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先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先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先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首送

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先以為已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先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于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子讌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公曾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

永為不還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

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强弩竇苟討乞伏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死之武賁呂纂强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楊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度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從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謡

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從之於西河樂部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諸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為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

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勑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呂纂尅金城擒乾歸金城

太守衛韃韃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為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

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遼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敵國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涫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涫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

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倡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

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先散騎常侍太常郭黁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部衆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為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為內應

事發光誅之𩫖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廻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𩫖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𩫖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為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

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効豈可安榮其禄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麐麐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麐軍破之遂入于姑臧麐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麐悠然自若麐推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麐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麐

勢漸衰光遺楊軌書曰自敵人不靖郭𪷉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絶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為𪷉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栢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栢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𪷉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

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麿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

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

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麿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

之盛議欲大決成敗麿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段業所

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

合則敵强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

敗之郭麿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

麿走南奔廉川光病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

皇帝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闚闟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内相猜貳釁起蕭墻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内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偽諡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
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及堅亂西奔
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祕
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
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
纂不許之及紹嗣偽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
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

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頼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

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劒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

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强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敕慙負黄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閒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為咸寧謚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

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所我一何甚也從泣曰
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陛
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
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
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
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深
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燮俱
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殞身授命死

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

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
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
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
女于東宫厚撫之吕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
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桓為
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秃髮
利鹿孤中書令楊頴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
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秃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

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鋭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筭纂不從度浩亹河為鹿孤弟傉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傉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

得真珠麗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
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
祭駿并繕脩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
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脩德政以答天
戒纂納之耆婆即羅什之别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
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
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
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

未闢崎嶇二嶺之内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恒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爲慮竊爲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

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橜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于内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于内至琨華堂

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劒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劒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偽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

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弒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墻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而為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為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

計為國家倡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棊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簒位偽謚纂靈皇帝墓號白石

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大赦改元為神鼎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隆

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囂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于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為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

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羣雀鬬于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泰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愎諫自專社稷為墟前鑒不遠

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内脩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知幾為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内盡强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為

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值錢五千文人相食飢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

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髪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弑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還至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

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叙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凉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偽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脤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騖琱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陬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永固運銷羣雄競起班

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鴈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為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瞑目甫爾釁發蕭墻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為亂階永基庸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棄兹勝躅遵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檄而蕃晉朝仗義而誅强敵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麐段業豈得肆其姦

蒙遜爲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乇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呂光載記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於三巖山○下文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是他爲光弟非光子也後凉錄作遣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可証其誤

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後凉錄光生於咸康四年歲在戊戌則距隆安三年歲在己亥當爲六十二歲綱目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十二月呂光自稱酒

泉公十四年己丑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至是年已亥亦爲十四年此云在位十年蓋以稱王之年言之也

呂纂載記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後涼録云涼州人胡據注云一作即序不知何解又一本作胡安枚令今存以俟考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三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

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幷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𢾺外以慕卻𢾺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

也儁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儁既尅幽州將坑降卒
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
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
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
東北之利又為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
南再為司隸偽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暐嗣偽位
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
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

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温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晞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戸王猛伐洛引全為參軍猛乃令人詭傅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晞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

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
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
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
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
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
邅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蹔遷此乃鴻漸之始
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
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

以成爲山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令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

既蕩覆二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幷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

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

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蒲賓危坐整容誓之曰
世云樗蒱有神豈虚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
三擲盡盧賓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
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
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為人用
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滿其志
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
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淩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靽不可

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丕

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

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

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太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

下衆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為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為農所敗斬越于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

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為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千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為燕王太子封功臣為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

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

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黙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

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墻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沖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舉詔北廵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

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廹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爲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

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
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既單車
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
應即惠及熊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
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
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
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
遏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

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圖伯夷忽毁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怳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

食椹懐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脱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懐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歴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

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䰟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眞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

兵向鄴欲與丕為内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眞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為眞所敗眞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眞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黄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

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暐爲符
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沖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
將軍劉牢之率衆救符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
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
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
馬跳五丈澗會符丕救至而免翟眞去承營徙屯行唐
眞司馬鮮于乞殺眞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
乞迎立眞從弟成爲主眞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

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為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敕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為巖所敗巖乗勝入薊掠千餘戸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即尊號具典儀修

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寳為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叚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皝后叚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謐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

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兾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寳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為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為其太子寳起承華觀以寳録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叚氏為皇后又以寳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

高陽王慕容隆録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暐及諸宗室為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毁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其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敎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

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埀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定之埀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埀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埀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埀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

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

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二為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尅晉陽垂

進園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為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戸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尅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

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為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為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為虛縱騎遊獵俄而黄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

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寳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寳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

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秘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寳等遵行之偽謚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慕容垂載記慕容垂字道明○一本作字叔仁小字阿六敦

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綱目作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臣張玫

晋書卷一百二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四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熈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将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

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僞位大赦境内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為太師左光禄大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閲戸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徳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才藝有雄略垂深竒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宫事總録禮遇一同太子所以

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惷愚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

陽司馬慕容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
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
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强盛千里轉鬬乘勝而
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度險
距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鋭馬上齎糧不
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
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
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

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
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
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
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
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内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
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
鋭乃遣征北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
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

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幷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

叚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為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

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百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
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
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
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
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
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
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
會為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

内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隠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内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黄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

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為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

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寳南伐寳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為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寳將從之撫軍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寳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寳發龍城以慕輿騰為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寳為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

之悍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寳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悍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寳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為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為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寳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寳及于薊城寳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欵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寳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

鹿慕容盛結豪傑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黄衆皆響會尅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欵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偽謚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䟽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

無桑及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廆終而
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沈敏多謀畧苻堅誅慕容
氏盛潛奔于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
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
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
沖為叚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
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

巢幕當如鴻鵠髙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

與柔及弟會閒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陜中盛曰我六

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竪爾手

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手相授

盜乃竪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

而遣之歲餘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

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

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

父全之風烈寶即偽位進爵為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叚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為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内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

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

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厠袒而踰墻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内外怙然士女咸悦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為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衆于建安

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竒竒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竒罷兵竒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横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竒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為皇太后全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為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為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

自決之無攄抴之罰而獄情多實髙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緑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慼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冦闚闒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情緝穆經畧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勲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

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為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瓈祕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瓈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

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違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

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
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
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鄉徒因成
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
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
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
為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
安危為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

以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内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

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髙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

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宫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

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
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
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
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數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
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
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
年威制境内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
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

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阜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阜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阜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阜候知之襲尅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阜還也羣臣莫知其故阜既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阜還者正為此耳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刼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

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
及也李旱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
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勍曰旱總三軍之任荷
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
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
忠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欵之至精貫白日朕
故録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
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

無及盛率衆三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戸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

庫莫奚大敵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偽謚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

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熈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熈素為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熈為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

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
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熈遂
廢太子定迎熈入宮羣臣勸進熈以讓元元固以讓熈
熈遂僭即尊位誅其大臣叚璣秦興等竝夷三族元以
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
曰光始改北燕臺為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
熈烝于丁氏故為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
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熈熈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

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熈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隷校尉張顯閉門距熈熈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熈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内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為其昭儀符氏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熈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熈

惡之伐其樹乃有蚍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為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偽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

畧百餘人熈伐高句驪以符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熈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内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熈與符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符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尅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

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為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凞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凞悲號躃踴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絶久而乃蘇大歛既訖復啟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

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熈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熈將以為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禭韡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熈不許制公卿已下至於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数里内則圖畵尚書八坐之象熈曰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竝懼為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熈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轜車高大毀北門

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黄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隐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

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熈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熈二年滅初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熈竟為雲所滅如謡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寳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深沉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寳之為

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絶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

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縣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為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劒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宫偽謚惠懿皇帝

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竝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数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畧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

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遁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竒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祕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隂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頼五臣之功句踐紿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掎拔而傾山嶽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信苻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墻內憤勍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

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戮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奥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悦於匡牀玄妻之資見奇於鬒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蕞壤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

賛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桀掃燕夷魏剗屠永滅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

懐憒惋孽貽身咎災無以逭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慕容寶載記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綱目寶永康二年即晉安帝隆安二年兩三字俱誤

慕容盛載記在位三年○綱目晉安帝隆安二年歲在戊戌冬十月稱皇帝至隆安五年辛丑為段璣所殺則是在位四年也後燕録亦作在位四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考證